



解

師三年解

昔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周公征東山三年而歸夫高宗至明也鬼方至幽也周公大聖也管蔡大惡也以至明伐至幽以大聖討大惡何必三年々々克之何足以多然而周易是稱詩人是美以謂中興之功莫高悅使之道莫先如此殫財費力曠日持久而有勝焉亦足稱矣則豈若速成而務豐財孫吳之師不同朽之火也是以推之所謂三年者殆非世之所謂三年者矣故觀既濟者離下而坎上也離下則文明莫盛焉坎上則伏隱

莫盛焉以文明之進當伏隱之退勢不能久而東山亦
曰勿士啣枚吾以是觀之則三年者一年而廢之一年
而富之一年而教之謂也且夫至人之于天下也非
私其有天下之名也哀夫民之不被其澤而亂政之國
民也是以征伐焉豈款亟一時之勝而遺後世之患乎
豈欲貪勝之名而忘愛民之道乎是故三年者并廢之
富之教之而言也夫為之徐則垂之固教之習則措之
安豈若小丈夫哉戰則窮國之力而後已若不勝則以
詐謀濟之故奇變詭譎以計相中邀一時之捷而棄長
久之策故勝則遺其患於君不勝則遺其患于民此所

謂不忠之大者而至人所以貴持火孫吳所以尚拙速
也夫以孫吳之智窺桓文之德尚不能合以規至人之
道固綿遠矣而世不知者又以謂至人之師尚若是其
緩矣三年而後有成是故老師費財恬而勿慮宿兵玩
寇安而勿疑則是俱未陷其中也何謂廢之曰除其苛
虐寬其征賦老其老幼其幼何謂富之曰疇其田伍治
其里邑厚其本業節其服用通商阜農勸功曷事何
謂教之曰生有以養死有以葬祭祀有法出入有儀良
其師保善其官守一民莫非吾臣也天地莫非吾有也
引師而去之民効死一畔矣

御罷解

天下之物無智於龍者是能乘雲氣雷雨而游乎天地之間在天地之間無微細隱隙而不容其身者其為物也可謂神矣然而昔之人得而擾之御之則以能識其嗜慾而不背其性也凡擾畜物之道苟為不盡其性雖狎不啻苟為盡其性雖不狎番之然而狎犀虎豹也易狎龍也難彼尤者恃其才之大而智之神如有不容則去矣無求于人非若犀象虎豹而受制于人而求全于人而喪身于人也是以狎之非其道弗就也方夏之衰御龍氏死天下無傳御龍之術者龍于是去而不返若

無龍焉然則非矣無尤也彼其神知天下無有能識己之嗜慾而御之者故匿而不出也其不出天下始蓋好而奇之焉有遇焉猶震眩顛仆竄匿而不敢視甚矣夫龍之可好而不可親也可怪而不可撓也豈實尤之情哉然而世之人如因旱而豫之因水而崇之怨呼咨嗟以求其貽蠶鬚鬣之疾者嗚呼何世之人不悻煩而分龍異好且至於此哉

小功不解稅

韓子作小功不稅書小功不稅禮也魯子曰小功不稅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韓子嘗吊於人見其貌威

其意哀而其服吉者問之曰何也曰小功不稅也是以
韓子疑之而作小功不稅之書夫韓子之疑之是也彼
人之為非也然而小功不稅禮也韓子曰君子於其骨
肉死則悲哀而為之服者豈寧于外哉問其死則悲哀
豈有間于新故死哉甚矣夫韓子之達於禮而近之也
雖然疑之未斥也求之不得也夫為服者至親之恩以
期斷其殺至於大功兄弟之恩以小功止其殺至于總
外親之服以總窮其殺至于袒免至人之制禮豈苟言
情哉亦著其文而已矣大功稅小功不稅其文至于是
也兄弟之服不過小功外親之服不過總其情至于是

也因其情而為文文親疏之殺見矣故禮大功以上不
謂之兄弟之有加而大功無加無加者親之有加
者報之也親之者稅下親之者不稅是亦其情也且禮
專為情乎亦為文乎如專為情也則至親不可以期斷
小功不可以不稅如為文也則至親之暮斷小功之不
稅一也夫魯子韓子隆于情而不及失禮之指而疑其
說雖然韓子疑之是也彼人之為非也何以言之耶小
功雖不稅亦不吉服而已矣記曰同遠兄弟之喪既除
喪而後同之則免袒哭之成踊夫若是奚其吉哉故曰
彼人之為非也韓子疑之是也小功不稅禮也然則免

袒成踊則已矣乎猶有加焉曰我未之間也雖然降而無服者麻不稅是亦降而無服矣衰之以其麻哭之以其情逾月然後已其亦愈乎吉也

雜著

續謚法

劉子曰古者生無字死無謚生無字故名而不諱死無謚故上下同之及至于周初而名冠而字死而謚字者所以貴其名也謚者所以成其德也甚矣文哉劉子曰夏商之道不勝其實而周之道不勝其文其斯之謂与賞罰窮矣劉子曰古之為謚者有取也取于名取于號取於字矣者取矣稱烏愚者取愚稱烏黃帝號之崇也舜禹名之隆也桀紂名之汙也尼父字之珍也劉子曰爵而不謚周也爵而謚之魯也不爵而謚漢也由文已

我嘉魯哀公誅尼合于謚法克舜禹湯之志作續而謚
五十以待後世天爵之君子成德焉耳

教化無方曰尼先賚任重曰摯述而不作曰彭信而好

古曰彭隱居求志曰夷伯夷也仁義廣幾曰淵不幸短命

曰淵和而不流曰惠柳下惠也愚智適時曰俞穉武子進退寡

過曰瑗蘧伯玉恭儉好礼曰嬰晏子清淨無為曰冉耄期適

道曰聃惠而多愛曰僑子產直向不撓曰矜叔向輕爵守節

曰礼季子居敬行簡曰雍孝友特格曰審尚德慎言曰适

善事父母曰參使能造命曰貢子貢在約思純曰憲原憲仗

之敏給曰求冉求勇而知義曰由子路文學博識曰商子夏容

貌莊敬曰張顓孫師信道輕仕曰用漆雕用不得中庸曰替

魯言合至人曰若子有敬慎威儀曰華公西赤有德疾憂曰冉

伯知德中庸曰伋子思蹈道知言曰韜隱居放言曰逸夷

及性德化曰况荀卿兼受尚賢曰翟上同遵儉曰翟墨子救

攻上開曰新宋新獨善為我曰居楊子居危言日出曰周莊子

潔白不污曰皓四皓言行執物曰舒董仲舒簡易多聞曰向劉向

守死道曰勝張平思寡曰雄楊子審音知化曰曠巧歷絕

倫曰衡子平達數知來曰輅管輅博物多愛曰遷良史實

錄曰遷

責和民璧

楚人和氏得玉璞荆山之中奉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于荆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王問之使人問曰天下之刖者多矣何子之怨也對曰吾非怨己之刖也哀夫宝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也王使人治其璞果得宝玉故命曰和氏之璧此世之稱和氏善知寶而又甚悲其不幸也吾意善知寶者不然彼天之生玉也有常質居上不待以為益在下

不損以為少此人主之所貪也雖全而言之犹辱今一不免其身其不知寶也甚矣至於刖而後哀之其不知過也甚矣苟使和寶之則若勿獻苟使和哀之則若勿怨彼非所明而明之其則也犹幸周人得夏后氏之鼎藏之太廟已八百有餘歲矣周衰宋太丘之社亡而鼎入于泗水之中秦始皇滅周耻不得其器于是齊七日使萬人没水求焉不獲而後止楚有良弓號之曰大屈傳世之寶也齊有晉越國之皆欲得之吳兵而圍之夫吳兵者上有破軍殺將之禍下有析交離親之辱然而不計者寶之所則不憚以安為危以存為亡彼人之所

求而非求于人也試使一人負鼎之秦一人挾弓之晉則不敢以異百金之僮豈獨室哉雖道亦然今使天下
美士有道之君子負抱其義祇飾其辭不擇趨向不度
可否號呼于人主之側以異萬一烏甚者殺身捐生其
次刑戮流亡終無與任責者則美起逐于魯而韓非死
于秦其欲將与說難為之福也非二君之過也然而世
獨謂和不幸謬矣夫謂和之不幸固失其理而和之自
謂貞又非其名所謂貞者必審于輕重之際崇辱之分
和不哀其身而哀其玉忘所重而徇所輕是鑿刀之自
害易牙之殺其子世之所以厚疑也吾未知其貞故為

貴在乎賤為遠在乎近為大在乎小古之君子不外于
已而內人不厚于人而薄身倡而後動引而後應舜陶
于深山之中伊尹耕于有莘之野傳說築于岩險之下
太公釣于渭水之上及其大行也名甚白居甚安功甚
信此其離于世俗之患也遠矣無它人主者求之
也

論客

寶元康定之間元昊畔詔書求材謀之士於是言事自
荐者甚中輒下近臣問狀高者除郡從事其次補掾吏
且數百人時予方游吳中客有相哀者作論客之謂公

是先生曰盖闻夫者不遗利智者不失時因形推勢以
事为机是以功勳流于竹帛盛德載于黎庶歷百世而
不衰掩中人以独驚此所謂豪傑之士也而先生亦有
意于此乎先生曰何以教之客曰今西兵距境崑崙道
絕主上不怡边有宿甲旃裘之貢不入鐘鼓之娛不歡
者于今三年矣是以下求美之詔開自存之路搃擊奇
俊兼听天下恩涵于人心義激于肺腑故令下之日坐
者泣沾襟卧者涕交頤咸歎奮必死之力蹈难測之机
忘山川之苦薄戰伐之危清長纓以繫頸輸家財以濟
師拜章者交乎公車獻策者滿乎北闕起徒步以析爵

由一言以改列此亦遭遇之時变化之契勇辨之辰敵
國之勢穰苴所以收軍而西出蘇秦所以掉舌而東遊
也今先生乃悄乎如不知競乎如不聞名与智寂迹与
世滯怀書滿腹不如衆人意者暗于形势而然乎且夫
道期于用不必全潔功期于成不必無辱是以伊尹負
鼎伍員鼓腹百里食牛包胥慟哭乘時因勢大直細曲
崇如丘山炳若執烛今先生乃独習無用之言守难行
之石遺棄渚子專愚六藝井田雖通不可以厚財賦之
入鄉飲雖溝不可以助軍旅之急羽舞雖文不可以代
于戰之執麻冕雖純不可以更甲冑之襲睢盱拳曲空

言少實不可同進取之益則何不卑論倚倨在寢風吳
馳騁乎孫武之場揣摩乎蘇張之營舌乃電流功如雷
行威名並建家國而榮乃文後陋巷之處其藜藿之食
日無詔曷耳絕金石抱甕而汲不知用力行身若此老
且奚益先生曰吁客何貌之壯而語之少何願之大而
智之小信難以議道矣雖然不可以不陳也昔者軒轅
有啟泉之師堯有丹浦之征舜有三苗之誅啟有扈氏
之兵成湯造攻于牧宮文王收績于崇城當此之時栗
載侔于天地文明比于日月休息滂于時雨厲威絜於
霜雪跋行喙息固有不服然且干戈未戢弓矢未盡

閉小至俘馘太至流血親之之功不為之差滅赫之
號不為之滅裂適足以增其徽名廣其休烈而已客以
謂有損于盛德耶夫狂童鳩片天奪其魄跳跟顛極假
命頃刻親戚不言思得所殛狗吠其主鼠竄疆場此亦
蚩尤三苗何以异哉然而將帥之臣函于詩禮介冑之
卒奮于驅兇賞未及懸刑未及發而天下之民億兆之
象固已集矣于出乎虎貽鷹視龍行雲起譬若挽千石
之弩決垂洪之疽引洪河之流沃殆滅之燬曾不移息
而可見又何足煩天下之孝士主上所以朝乾夕惕勞
于求美通自進之路開博訪之門者恐伯高傳說之流

藏于莽野伊尹太師之品逸于屠釣又所以明讓讓之
義恭听卑之操使非常之業与士大夫共有也此乃之
王所不及五帝所难行愚陋之人豈能昭見其情哉昔
燕歌駿馬乃市朽骨而千里之駒果至越歌勇士乃揖
怒蛙而百夫之勇来萃主上亦歌致特達之人是以狂
狷者無所拂挑触者無所忌高爵重祿或富或貴鑿洞
乎神形量配乎天地岂以为小醜之未夷群亮之当忘
哉且夫东潮島夷南及交趾西奄孤竹北越鬱菑受令
朝翔者一車軌雷動風行方百万里覩教即之地元昊
之冲曾不若黑子之著面蚁之循穴而敢以敵相論之

固失類矣且客独不自宋受命之说乎昔者唐失其御
海水横溢寰區之内分为六七不貢不朝靡所统一于
是蠢蠢之氓困于戈鋌積尸为山流血成川糜潰屠剥
者盖五十餘年上帝眷之乃命太祖受禪啟国方行千
里猶有殘孽弗率弗祀太祖乎之真宗成之至于制作
之道以或未遑然亦開籍田封太山礼河汾考百王皇
上率循至武靡有遺軌而勝殘去殺適底今日是以往
者申訪古樂渚正郊配大定六籍謹敎元合歌以就一
王之法成必世之期使後嗣遵其矩太常津其仅参于
六经表于万年降漏乎重溟叩陟乎上天还成康之俗

僊典謨之篇包弓偃革無以踰焉其孝者所以踴躍而
鄙佈所以拳也何以蘇氏于平世孫吳于异教終元
益于王道空自絕于圣治客徒笑我暗于事机我亦悲
客躁于富貴而不知制作之又也言未畢客竦而謝曰
荒野之人溺于所聞先生幸教之謹受令矣

讀封禪書

刘子曰新垣平候日再中文帝以建元言防陰有宝鼎
器氣乃效于後平之于術亦可免矣其卒以詐死為世
大僂何哉彼以其術為遠而飾之以巧以其利為迂而
益之以誦者也政不亦宜乎是故博學而精擇之正言

而謹守之下為頃久變志不以利鈍遷慮辟此患也莊
周有言毋以人狗天毋以故滅命豈新垣平之謂也悲
夫

問南子

或問語曰子見南子之路不悅信乎曰信然則仲尼之
見南子也欲因以行道乎曰否不然也昔者叔向因于
晉之人將殺之樂王斲者嬖臣也彼謂叔向曰子我
見子于死叔向不友亦不謝也夫叔向不友豈不曰生
者人之所安也為不义而生者人所不安也富貴人所
欲也為不义而富貴者我所不欲也伯勢而行道者所

願也為不正而以道者我所不願也夫曲其身以赴利者叔向所不恐為而謂仲尼為之乎且夫欲以道而求合于人者吾未之與也求合于人而欲以行道者吾亦未之者也他日王孫賈以微言問于仲尼曰與至媚于奧寧媚于竈何謂也仲尼曰不然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夫仲尼生居乱世回天下無所遇以其人可以行道而不為也曰毋以獲罪于天而因南子以求致重行是媚于竈矣何以為仲尼曰仲尼之不因南子以行道則吾既受命矣敢言仲尼之見南子何也曰六者不傳贊不為臣故稱其君曰君稱至君夫人曰小君二者皆君也

國君有宗廟之事君親牽牲大夫從之夫人親荐盞命婦從之將與之共宗廟之事正君臣之位不可以不見也南子者衛小君也當是時仲尼仕于衛也之何不見敢問禮歛禮也禮則子路何為不悅曰子路之意以謂親于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君子奚宜畜哉乃仲尼則欲先正其名君臣名之大者也名正則庶民服道不行然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之年淹也此之謂也孟子曰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侯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之養之仕也所謂際可者接可見也

古之人接可斯仕矣

伊吕间并序

讀鬼谷出以伊尹在夏呂望在商為作合讀孫武出
又以二人為夏商夫世衰送敵天下語叔變者宗鬼
谷語奇正者宗孫武孝者既無以矩之而復假至人
以自耀將使澆薄之俗甘心于詐偽予甚惧有作伊

呂向

或問人有言曰伊尹五就桀五就湯太公三就紂之就
西伯有諸曰有之曰然則為作而合者欤曰否不然也
昔者伊尹避桀耕于有莘之野不以耒耜為可賤也以

須天下之平卒不可得湯聞其賢往聘而起為太公辟
紂釣于渭水之上不以漁之事為可薄也以須天下之
平卒不可得文王聞其美往獵而起為二子者皆至人
之仇也知不以久幽為不美而魯紛紜以求合為美乎
且吾聞之伊尹歸于商而為之相太公歸于周而為之
師二子者皆樂克舜者也以克舜之道為不可以臣伐
君可以臣輔君成湯察焉古者諸侯歲一貢士于天子
湯因是焉而貢之故伊尹入于夏不能入古者士不
得其職則去諫不用其言則去伊尹數諫而不入識真
之可配也歸于亳湯又貢之貢而反者五知其不足分

有為然後終相之當此之時伊尹乃自亳之北門入遇
汝鳩汝方于涂而作汝鳩汝方之出伊尹太公其臣均
也成湯文王其主均也夏桀紂其亂均也以伊尹之
入于夏故亦知太公之入于商以伊尹之入于夏為湯
貢之故亦知太公之入于商文王貢之也則二子者皆
願為之而不得非作之而後合者也且作而後合者若
蘇秦者乎昔者蘇秦嘗為燕謀者而偽得罪于燕者
以納齊之人剝而裂之天下莫不笑故圖作合者蘇
秦也不免于死而謂伊呂之至人為之手哉或曰伊呂
之不求合則吾信之矣若乃湯貢之文王貢之者非間

欵曰惡哉何言也且以湯之得天下也為得桀而為欵
為得道而為欵文王之得天下也為得紂而得欵為得
道而為欵湯之得天下也自其伐葛文王之得天下也
自其伐崇湯伐葛而莫之違者而桀喪其天下矣文王
伐崇而莫之違者而紂喪其天下矣且子謂湯之得桀
也伊尹間之其為葛也孰間之乎文王之得紂也太公
間之其為崇也孰間之乎至人之為至也為其正而已
矣是以中人為不可及必以間而有天下則其所以為
至人也不亦中人而可為之乎曰然則世之有是言者
何居乎曰出于貪勢而好利者貪勢者乘縱橫好利者

喜用兵其于術猶號而售之也是以私自託于聖人

魯法

魯人之法取人于他國者府与之釜可謂惠矣未可謂之仁也君子之制其國也井牧其田野而時致其貢麥乎什一則震寡乎什一則不足什一而上下均矣工作之商行之為仕者治之平其政令教其仁又老有所息幼有所養而民安其鄉里矣君不行仁政吏不恤民士不教之敵國日至而不能守耆幼相携持而行苟能以歸者而予之金是寄民為政也取之不洽則益賦之則益困益困則又轉而去之是徒取諸彼而予諸此是

無效之而後償之者也為君子遵其本務其要平其政令教其仁又老有所息幼有所養而民厚矣安在人而悅之人而悅之不謂惠矣未可謂之仁也是非用公之旧也不能民者之為也子貢取人而不受在孔子曰魯人不取人于他國矣是亦非孔子之言也孔子之教人也將以仁乎將以利乎必以利魯國之法乃益不可為矣君不行仁政吏不恤民士不教敵國日至而不能守耆幼相携持而逝苟能以歸者而予之金是聚好利之民而乏國用也固見金而不見仁也必以仁則子貢是矣子貢所以取人于他國者為仁也所以不受金

者為父也子貢以仁率其國民以義率其國民一正其身而惠大矣故一鄉而止七十人未為衆能以十人歸而為利者已多矣親戚莫相恤也故曰莫相援也朋友莫相先也閭里莫相愛也得金則幸以存不得金則道路然其心豈曰非仁乎哉亦曰利而已矣是親戚故曰朋友閭里終相与去仁而為利也詩曰于嗟澗兮不我活兮吁嗟洵兮不我伸兮言仁义之不相与也今又過而責子貢之仁義則是非孔子之意也且孔子亦教之愛民而已矣何為恐然懼不能贖民于他國

憫學

由周以來至于今千有餘年孝者益多達者益少其故何耶古之孝者其材非有殊于今也其所聞者皆正聲耳其所言者皆正道耳其所視者皆正色耳其所習者皆正術耳于以孝道由是反之也其不達不亦宜乎今之孝者其材亦非有殊于古者其所聞者非正聲耳其所言者非正道耳其所視者非正色耳其所習者非正術耳于以孝道由是反之也其不達不亦宜乎且古之孝者非獨性之而已又多勸之以義今之孝者非獨反之而已又多勸之以利嗚呼居今之世孝古之孝不亦勤乎其勤至矣而犹未適于道不亦可悲乎雖然非孝者

罪也非人性不同也非道去世也時俗改矣師術衰矣
復使古之人生于今世其季也若是止矣雖然君子不
可不勉也天下之治在道之意在經唯夫好季之士
博雅之人分一世超絕者將獨至焉其亦安能如古之
多達也哉雖然古之達者其達世有位則將施之今之
達者其達時有位又將以吏為師則是其季之也未始
非季于無用者也勞心于無用豈不可憫也哉嗚呼季
之猶不季也習俗久矣誰居其救此敝者其惟至人
乎

舜死

舜以天下讓禹十有七年而死于蒼梧：：夷也去中
國萬有餘里欲天下之一乎禹也周公繼文武相天下
七年制禮作樂反政于成王使其子伯禽受封于魯而
已居成周死葬于畢欲天下之一乎周也舜周公同道
舜君也周公臣也舜周公易地而處則皆然：則堯何
以不去中國死夷狄乎曰舜之相堯也二十有八載德
施于民也長功見于民也大夫下忘堯也堯之子不肖
書曰罔水行舟罔晝夜頷頷朋淫于家天下疾焉故堯
崩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如是而已不能有加焉禹之奉
也由舜其相舜也不能若舜之文舜之子又不若丹朱

之甚不肖也天下不以為戒雖舜死天下將不忘舜是以舜去中國焉去中國而天下一手禹矣或曰舜勤民而野死曰有天下以身至人不使後世萬姓被其害也而去之可不謂勤民乎或曰舜死于巡狩征有苗曰不然也堯以天下讓舜使舜巡四岳書曰二十有八載帝乃徂落舜以天下讓禹使禹征三苗書曰苗民逆命禹乃班師布文德夫堯舜未嘗不巡狩伐無道也抑既讓天下矣則無所事天下矣夫舜何為而巡狩且伐三苗乎然則古之有是說也何故曰昔者晉文公召天子以令諸侯春秋為之諱曰狩于河陽然則舜不能忽巡狩

天下而去將託于狩而至蒼梧也舜之讓春秋之諱至人之意也孟子曰先王後至其撥一也昔者太王之子曰泰伯仲雍王季之有至子曰文王太王歌傳之太伯仲雍知之因採藥而去以自竄于荆吳之間然則至矣之所以讓其天下國家于至人者亦必有道矣孔子曰泰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伯而稱焉

啟疑

昔者齊伐魯孔子憂之謂門弟子曰魯父母之國也今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于是我子貢往見田常而說之

曰臣聞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而魯弱可攻也則不以攻吳于是子貢南說吳使伐齊東說越使伐吳北說晉使承吳之敵切子貢一出號為安魯亂者破吳強晉而霸越嗚呼不亦甚哉此亦周末戰爭貪利之人耳而謂子貢為之乎且夫却有以存魯于魯則幸矣于彼四國則敗矣不惟如是又使其身蒙惡于田常如子之篡焉不惟如是又使至人被不知人之訖如子之謀焉雖然有伐魯之事不能無也子貢說田常不能無也雖然子貢之言則謂何哉子貢必將謂田常曰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害君也今君上不

見信于君下不見壅于大臣外為高鮑將兵伐魯君伐而勝則高鮑之謀也伐而不勝則高鮑將兵君之罪上者不見信于君下又壅于大臣外与諸侯与國為仇君之位若朝露可翹足而亡矣夫魯于莒之國也未可量也君不出按兵勿伐以銷高鮑之謀外自樹黨下以媚拊百姓使不踐戰死之患全而归之夫百姓全而歸戴君如父母魯喜于不伐親君如師友銷高鮑之謀則未有以間君也君乃釋此三利而必踐萬危之塗用大臣之意身与之为市而不惑乎如此庶乎子貢之意矣恐非也今乃飾縱橫之詐挾反側之辭執指之至矣之

向孝者信而不論者昏而不諭母乃以謬哉雖然其
傳聞者也疑似者也古之為書之二者多有之其始也
出乎信而今也成乎偽吾請言之傳曰彭祖最壽八百
餘歲敢問彭祖非人也耶則豈獨八百歲而已哉是人
也何以獨得乎此固難道也雖然為是有端仲尼曰述
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吾以此之所謂老彭
者古述作士也上采五帝下及五伯上下八百歲之間
譬若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太史公述歷黃帝以來
三千餘歲也非仲尼與魯既並生太史與黃帝俱壯其
書則然也此傳聞不老实者也按彭祖無傳聞者乎曰

有傳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夫徐偃王徐國之君也主
祭祀奉朝聘交隣國按百官古者人君無所不親則偃
王何以能自力哉古者有天疾者不入宗廟有人疾者
不入宗廟則偃王何以能自入即位哉語曰偃王好為仁
義而不修武備以亡其國吾以此推之文德柔者筋
象也武備剛者骨象也故貴文而廢武亦不可以存
國猶有筋而無骨而不可以為人也此出於議論比興
者也而不審則疑矣捨偃王無疑者乎曰有傳曰魯陽
公與韓戰怒則揮戈日退三舍夫天至高也日至遠也
魯陽以七尺之軀丈二之戈氣不足以盈谷力不足以

破山憤而指麾日為之却則豈独日哉蓋天以隨之此不可以誑嬰兒終日又况天下乎古者兵法三十里以舍吾以此推之魯陽者戰而敗績一日之中而北三舍尔世人不知則以謂日退三舍矣此傳自而偽者也捨魯陽無疑者乎曰有傳曰黃帝与蚩尤戰于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虎貔為前驅鵠鷩鷹鷂為旗幟夫黃帝之人民黃帝之郡國猶今之郡國黃帝何以能独任異類與之成功哉言黃帝之士卒如熊虎言黃帝之旗幟載鷹隼則可也豈独黃帝有是哉書曰如虎如貔詩曰織文鳥章此亦自而不察者也捨黃帝無自而不察者乎

曰有傳曰文王四乳所謂文王之者其仁義忠信至人之姿尔鬼形狀之异乎必形狀异然何為至人則孟子又烏得云堯舜与人同耳語曰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駒此八人者同母而四乳吾以此之所謂四乳者而犹是四乳之謂也此固美之过实之言也捨文王無过实者乎曰有傳曰伊尹生于空桑夫人之不生於木犹木之不生於人也伊尹独為绝類離倫無所受其氣若蜂蟪醜雞之出于物乎礼曰空桑之琴瑟断琴瑟莫宜于空桑之木地名吾以此推之伊尹之生于空桑犹文王之生于西戎也何怪之有哉

此固好奇而不淫者也故曰言遠而佻道散而惑之皇
之事萬不存一五帝之事千不存一非萬孝而心知其
道者豈足勝論哉昔者宰我問于孔子曰黃帝三百年
信乎孔子曰黃帝在位百年崩而民畏之百年用其教
又百年此其所以三百也楚子問于視射父曰書曰乃
命重黎絕地天通使無重黎民其登天矣視射父曰不
然昔者高辛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天之道序而
人神不相雜乃所謂絕也民不登天也嗚呼吾安得夫
孔子視射父而聽之哉

說犬馬

由漢以來苟進于天子無不以犬馬自予者嗚呼犬馬
之賤誠若是甚矣使夫治國守道之臣進以義退以禮
而犬馬之况不已貶乎使夫亂國偷容之臣進以利退
以刑而犬馬之况不以賤乎今夫犬也為人用也不過
受一器之食然外則有獲獸之効內則有禦寇之猛斯
可謂適其材矣今犬馬之為人用也不過足一器之食
然外則有兵戰之捷內則有馳獵之奉斯亦可謂適其
材矣故功者而利可益身勤而事不害世雖廢能之士
斥瘁不二何能有過焉若夫亂世偷容之臣享五鼎祿

万鍾非特一器之食也高堂華宇寃章美服非特一鈞之芻也揆虛譽而邀利竊主權以移國外之無獲獸之効內之無禦寇之猛者世不可勝紀也所謂功薄而罪尤身利而事害如此何以自比犬馬也且吾聞賊臣之喪國矣未聞犬馬之亂世也誠使桓彘懷惠之居其左右前後若犬馬也則天下何喪馬故吾以謂亂國之臣其不若犬馬未可以為此也用貴擬賤之謂讓用賤擬貴之謂然而以彼亂國之臣而比犬馬吾見其僭不見其讓也

雜著

非獨百姓為有俗也至于有司執事亦有俗也為國者謹察其俗變之則治不變則壞不可不慮也然則今執事之俗何也曰今執事之俗以希世為美以守道為拙以苟簡為治以姑息為安以佞諛為禮以雷同為美以希世為美故巧競之路開也以守道為拙故太上撲之節消也以苟簡為治故政有所不舉也以姑息為安故事有所不修也以佞諛為禮故忠信之士匿也以雷同為美故正直之風壞也雖然此六者非忽然而敗也若犬之燒膏若泉之穿石潮之漲之將放于岸而止不盡則不止方其岸也不可憂也故及其未盡而救之度有已

乎然則何不視其不為希世者而貴之富之以抑其不
守道者視其治易簡者黜之辱之以進其不為簡者視
其安姑息者而黜之辱之以升其不姑息者視其佞諛
者而佻之誦之以振其不佞諛者視其雷同者而佻之
福之以表其不雷同者如此而人尽其心吏專其職內
之無祗政外之無敗事亦不數歲而習以為俗矣及其
習以為俗也天下何事之不治哉今至使治國家者委
之天曰治天也不治天也抱道德者委之命曰達命也
不達命也凡治國家在仁而享富貴在矣今也皆違委
之天与命者六者之俗不除曲直相混淆故知其無可
奈何者為此言也夫習俗之人唯見其是不見其非也
是以禍至而不知今不能變後之人其必有任是者乎
嗚呼若火之銷膏可不戒之哉

二

古今不同風化不一帝王之政在謹察其時之俗其善
者太上而悅之其惡者反而新之然後政可行也今天
下之俗其何如哉曰今天下之俗習于机巧急于則利
薄于礼義輕于刑罰机巧習則用不足財利急則盜將
起礼又薄則君子隱刑罰輕則小人肆此固反而新之
之時也其反而新之無說乎曰有欲机巧之反者莫如

尚忠厚欲則利之反也莫如進廉士欲禮義之反也莫如謹制度行斯三者則刑罰重矣其要在知人知人者求若人者尊之使可則也貴之使可尚也富之使可悅百姓惡有不勉而從之者乎夫百姓者固見利而不見義今且使其見為利不若為義者之榮也惡有不順乎今且使其見為又不若為利者之榮也惡有不悖乎

三

三代之王各有官刑所以然者公卿大夫操事任職与百姓异百姓以勤勞効事為務而卿士以興化致治為責其法不一也近觀春秋之義責矣者備責不肖者

略所謂美者固卿士之品也官刑見于書傳者夏則昏墨賊殺商則具訓于蒙士周則多矣今刑罰憲章所以防禁小人擄博淫盜爭鬪毆擊者甚備而卿士大夫其荒謾頗僻傷教損俗者于法無比則置而不論必求其擄博淫賊爭鬪毆擊者然後弄刑焉彼為卿士大夫者虽甚不肖亦安有為夫市井小人之為者乎若子為市井小人之為則皆良大夫也而其怀惡頗僻傷教損俗有甚于市井小人之為者及置而不論不亦操下詳責上略乎是背于春秋今宜粗定官刑以興化致治美者之任責之使夫居官者有畏也亦不待擄博淫賊爭鬪

公集卷之五
四
毆擊而後罰之矣則必思正其身以扶世道民如是不亦中乎

四

古之公族高可以秉國鈞下猶列大夫所以能尔者誠教訓服習之至也人之材性異愚不同矣者可使至至愚者可使畏又若飽食逸居而無師保之戒則放僻邪侈無不為已今公族子弟虽有說書伴讀數不能聞道其性假使天資茂異猶不自知况其膏粱潮染何由振起乎古者太平之世無弃人今公族固之枝葉也其美者未嘗効用中下又不養育但令飽食佚居其為弃之

不亦甚乎天下一家四海一法荒徼山野之士無不並取可謂立矣無方矣而親戚聽私以嫌不用公卿大夫懷左官附益之疑莫肯任忠信建言其事幸天下常寧固無可虞若時俗變或有強臣跋扈而公族枝葉無救無勇不足畏憚前古如此可勝言哉夫言且然之之勢于未然之時俗必笑之及有有然恨不早然何可然也魏文帝明知秦所以亡者無親戚之輔而拘束子弟愈于盜賊固不三紀移于強長此可謂昭昭之鑒也夫為政之休用兵之術苟平生未嘗見雖抱智勇或失規矩今公族甚多宜選厲其雋歲出教人今晚民事若其大

雅卓然便借以权柄此身任殊姓異族功相遠矣詩曰
楊之水不流東楚無信人之言人矣廷汝又曰有杖之
杜其葉菁、独行悖、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之
親其所以然者稟性受体共源異派出于天性而不可
解于心也故公子不去國嗚呼可不念哉、、、

五

古大學教胥子以九德及其孝成志就足以不惑然後
授以爵位故二帝三代世族門子多得美材今公鄉大
夫郎吏以上皆得任子弟上者至京官其次仕州郡非
復專孝同道易以榮富家貴族耳勢崇力鉅易以講道

往、提要取重任十有八九嫡庶不分賢不肖混淆天
下常苦官多員少者此等害之也可為著令諸當任子
者得任為後者一人餘皆不為若自以為有殊功异行
詔上名者不用此令而令朝臣以上子弟悉詣大孝著
籍受孝為設五經博士隨所敬孝從博士習之間歲輒
一試如漢朝射策取問經典大義通五經四經為上三
經次之二經為下不及二經且勿奉以十道為尚不失
為上失一二次之失三四為下失五勿奉既得其人以
孝優劣制其爵祿假令其父若大父世父官本微也今
以其子孫才高自以高官身之稱身令其父若大父世

父官本崇也今其子孫材下自以小官子之亦稱也人
當以言行為類非若万物傳種也如此仕者皆乃其人
經義益修矣

六

古者求士先退漢

太上嬖名

樸者欲以勵世矯俗也士之夜

世求者亦偃蹇自厚而鄙小榮利是以人懷廉約之心

俗長

太上嬖名

厚之風若不傷已而取聘効利則謬然中立

以道進退何則其素所操持者不近勢利也故古者鮮

患失之嘆今進士纒多自十年以來歲之增益州郡所

率合于尚書者常三千以上若尽以為美是何美之多

也蚩鬼置之世不能及此必若不能尽矣但啟貪競之
心開奔走之路非朝廷之美也又怀利于進互相窺詆
奈揚其短長或攜手揚袂佻達傲盪無復處士之態習
俗為長不覓不禁必復有西晉曠放狂謫之敗竊以謂
宜令州郡間歲孝進士者取其實行經孝試之如大孝
曹子大郡三人其次二人其次一人無則闕衰邑四方
所別士之占籍多可令五十人餘京或五六十人其
桃薄無行皆擯斥勿收此為州郡孝進士可矣非
進士自奉也夫自奉之與人奉之所以后世矯俗豈可
同日而語哉今不惟進士自奉而已至于美良方正亦

自奔也豈不过乎夫矣良美祿也方正善行也古之当此名者方将高卧潜处不知羔雁珪璧之聘之四至而遂能起手今皆循々然窥颜色求便利而进矣争门齧指不足谕其情侧肩攫重不足况其慙鼓腹自鬻不足比其羞無乃其实与其名不相符哉今世皆知高矣良于进士矣不知矣良之害于俗甚于进士何以言之耶人有言曰南城之泽有鬼焉可逐而取也彼问之者必争先致力焉然其至也必游手惰农耳又有言曰南山间有鹿焉可逐而取也则不独游手惰农而後争之也必将有舍業而往者矣則鬼小而鹿大故也夫进士鬼

也矣良鹿也二者皆以動貪利之心而矣良之所動者多可不慎哉故女以自媒为醜士以自献为污今朝廷使公卿大臣奔矣良方正則名实當矣

七

太守縣令宰民之官久則民愛之畏之不久則威不下德不及令數移易少及三年者至于善郡或數月而一改人知當迂怀苟且之心吏見其上当去又欺罔之或因縁为姦不可老狡如此朝廷虽欲使二千石宣布教化勢不可得二千石虽欲为朝廷宣布勢亦不可得而民吏奉承長上又非独易也或嗜好不同或寬急异術

或趣舍殊路或懲勸相駁期年一变法数月一易政虽
有百心不知所從若不如指鞭朴随之岂不可憐也哉
宜一以九年为限又顷令守宰募兵满率者赏之如此
則守宰去字民之任而更当主兵也夫守宰以占民田
户口中寡为殿最久矣今一旦以募兵为事若不籍流
人将安取之哉流人不復田亩而为兵守宰食慕赏格
必無禦之者不出数年天下丧失户口必去安以人而
充之乎若满率不赏则弃信矣方欲用兵而先弃信不
可为也若满率必赏之则欲赏者必多谁欲朝廷安集
飢餓之人乎又宜假守考以权使轻重有所出

八

書云謀及鄉士庶人盖以通下情慎事机也今天下之
事惟决两府假令尽得美智犹当詢中况又未必得美
乎夫民吏上書或具建利害朝廷大事可以唐漢故事
令百官雜议而行之以法洪範往者詔書有所为或
一年或二年或三年或数月之间又辄取格此皆谋于
不審议于苟且方行之时以谓萬世之策也事未及半
乃知不使因而止之耳故数下不信之令轻損神明之
威非朝廷之福也若谋而後行议而後决安得此患乎
又頃兵興以来调度不足吏民献攻戰之策富国之术

者不可勝紀高為入幕不犹秦軍抑豈無破畫奇効可
施之當世者乎然浮偽猥多善惡不分時議皆謂德化
元吳皓姑息此輩以故庸習更求試用造作怨謗吳出
事端歎以恫喝主上規取貨利此不可不察也凡禁其
端則有情壅塞多有至者而輒賞之則姦偽滋多宜取
所言下吳臣老校驗可用者則听待詔其不可用者罷
之所待詔者或必試用則近臣間狀若策試時務審無
虛偽然後隨其器用之則由者必自以為上心失者必
自不恨今者雷同一概無所玉石或長材異謀不見旌
別虽被恩猶以為耻其方者則又過幸或私相假

借文字竄竊姓名或密從左右刺取前人所上書已嘗
奏御者認為已有所以規中上意百端千緒不可不察
也其言具利除害者類無遠識以持克為智以斂怨為
德以一切為便以米鹽為能有司系之輒為行下於國
未有毫毛之益而于民有丘山之損此豈可持久哉凡
若此類尤宜与中議也議必可行之議之不可奈何行
也今朝典非無議事之典也所議數事而已誅大臣則
議之謚大臣則議之皆有司成其文而郎吏以下唱唯
而已非能有所指發異同也而諸近臣輒移疾自便不
赴其期如此孰与不議也名存實亡何益詩曰詢于芻

堯々猶可詢况諸大夫乎又议事丞相下九卿下州之下郡下縣

雜說六篇

一本作雜說七條此本蓋遺首一條凡四百有十字

今日之俗不矜節義而皆安于富貴尚文章文章清理者寡而為名者多有以異于清談風流乎此將未之與也

王木上狼抗不臣擁強兵擲上流專制生殺故朝廷政

事小大治而後行形勢至于此安得不止然以木上嬖嬖名之勢

士大夫猶有出死竭力以報國衛主者所以社稷復存也誠使各自顧望畏避尚何不滅之有為國者能無失

其勢柄則庶几矣

下凌上遠間近賤固貴小加大勢一尔去犹川决墻坏不得中止也

城孤社鼠人所不歆去者尊神社也而孤鼠遂能使城不為城社不為社而安俗不思所以除之哉

有不唯欺君也于交朋友何有不唯賣友也于鄉党何

治乱有时穷達有命而美不肖在人美者安于义而已不就利不違害也

題魏太祖紀

漢高帝既誅項羽而哭之哀魏武帝平袁紹亦祭冢世或以二君匿怨矯情非也方天下畔秦劉項兄弟也及董卓之亂袁曹同盟也其艰难周旋禍福同之豈之虛哉及叔就勢成人懷國王之意還自相攻耳非有宿怨積仇必達大義者也既摧破其國廢其初約雖功業歸已而英心感動自然隕涕此乃所謂慷慨英雄之風也豈介々然幸已成而示人禍哉且夫為天下除殘則推之公意威崖四撫往則均之私受其明取天下非已欲破敵國非已怨也其高懷卓犖有以効其為人固非齷齪者所能察也嗟夫如彼英傑之人尔犹未易得其意

又况至人乎哉

投壺

古者投壺之禮主人以賓燕而後投壺也燕者禮之輕也輕則易々則褻々則慢酒之禍恒由此作是以君子惡其褻以慢也為壺矢以節其禮全其歡也君子之于人苟有以歡之必有以禮之苟有以禮之必有以系之苟有以系之必有以言之賓者所法也非法人也所養也非養人也主奉矢以親之言卑其身以亨矣也主人三請不怠賓之辭不煩尊禮重樂之义也尊禮則敬矣重樂則和矣敬以和故上下相親也君子之所以异于

人者其惟易事而難悅也不喪其節所以致難悅也主人拜送賓辭賓拜受主人辟授受之禮也授受者人道之大也不可以不敬也拜以敬之也勝飲不勝飲者罰也辭不曰罰曰養不尚人以勝也不耻人以不能也飲曰賜灌不耻過也不亡人以勝已也故尚人以勝則矜耻人以不能則怨自耻其過則忿怒人以勝已也則忿矜以怨忿以愁其辨訟之所由作也勝者有爵貴也有為富也內不失其樂外不失其功然後富貴可保也投順為入不順雖入不釋明順而後有功也未以鯉首以順為節也侍於先生長者不角不擢馬以順為禮也順

為功叔弗非也順為節故可守也順為禮故禮不悖也故曰古之君子不必相与言也以礼与行示之而已矣詩云示我显德行此之謂也

說大射三侯

鄉社記曰鄉侯上介五尋中十尺上介者最上幅中者最中幅也又曰侯道五十弓二寸以為侯中此說中幅所以用十尺者取之侯道者也又曰倍中以為躬倍躬以為左右舌此說躬与舌各一幅也又曰下舌半上舌此說上下皆有躬舌也侯中一幅上二幅下二幅廣二尺則与侯中方矣梓人賦所謂廣与崇方此也必

先量侯乃制侯中既得侯中乃定躬舌既定躬舌乃因
侯中之廣而求其崇必定而是此五十躬之侯其中十
尺其布五幅射舌各七幅也七十弓之侯其中丈四尺
其布七幅躬各二幅舌各二幅也九十弓之侯其中
丈八尺其布九幅躬舌各二幅也其崇則中十尺者崇
亦十尺矣中丈四尺崇亦丈四尺矣中丈八尺者崇亦
丈八尺矣謂之中者正以其居中也中者对上之言也
有上有中則有下矣九十弓之侯布九幅以五为中七
十弓之侯布七尺以四为中五十弓之侯布五尺以三
分为中也大射儀曰大侯之崇見鵠于參不見鵠于干

干不及地武此高下之節也大侯崇丈八尺棲鵠于其
中從遠視之則出于參之右舌下故曰見鵠于參也參
崇大四尺棲鵠于其中從遠視之亦出于干之右舌下
故曰見鵠于干也所以必于舌下者舌舌能蔽之故以
見為節矣干侯之鵠則去地武三者三尺也若言步武
步六尺則武三尺武者迹也兩迹之間則三尺武以是
名之干侯之鵠用此為高兌中矣其設之次大侯在東
參次之干次之使密不至相掩踈足以射其勢參若相
入是謂鯉步鄭云中猶身也身之外復有躬舌躬舌身
三者異物則五十弓之侯其崇丈八尺七十弓之侯其

崇二丈二尺九十弓之侯其崇二丈六尺二丈六尺既
唯卷舒矣至其設之又令參侯去地一丈五尺少半寸
計其上綱則三丈二尺五寸少半寸也大侯去地二丈
二尺五寸少半寸計其上綱則四丈八尺五寸少半寸
也此之難信不俟言矣鄭意以為不若是則大侯之鵠
不見于參參不見于干然雖如鄭說求之大侯之鵠終
不能見于參參不能見于干也胡不嘗試以勾股
求之人去干五十步干去參二十步千萬一丈九尺二
寸令人目高七尺没干望參侯之鵠去地二丈四尺五
寸分之四乃能見之今鄭所說參侯之鵠去地一丈九尺二寸高

則高矣欲使鵠裁見不尺二寸欲使鵠盡見不足四尺
八寸五分寸之四從參侯視大侯亦然則非也且鄭
意謂三重此當使後侯高前侯耳是與經不合經令獲
者旌各負其侯執旌者欲使射者視之審也如令大侯
在參之背參在于之背其去地皆數十尺豈執旌安得
而負之而射者以安得而觀之哉又經云以狸步考三侯
者非以射者之志也乃以考者之法也而鄭以爲射當以狸之
擬物則何誤乎考侯乎且鄭不獨誤于此也經曰士旅酌若
命復射則不獻庶子司射命射唯欲知大夫皆降再拜
稽首公答拜一歲中三侯皆獲是言值中一侯報釋獲

尔而却以为矢揭解有参中者是又失之而惑已哉

疑礼 时年十七

今之礼非醇经也周道衰孔子没圣人之徒合百说而
杂编之至汉而始备其间多六国秦汉之制旁文断句
说一不明唯曾子问一篇最详而又不信其间曰君薨
而世子生则如之何对曰三月而告于称吾疑非仲尼
之言也古者诸侯将薨无世子则命贵公子先为之定
也命之定然後无篡夺之祸虽愚人亦知其必然又恐
有既殯而待世子生也乎既殯而待且不可况将葬而
待乎既葬而待是或曠年春秋诸侯逾年无君最其事

也况曠年乎仕三月則相吊此仕無君也况果無君乎
苟以君之重嫡不可不須焉則夫人之生也不可期苟
为世子焉苟为女子焉如遂女子亦将尊之乎或曰此
谓世子生而告神之礼也非須以为君也夫君者先定
矣非不然也其名之以世子奉之以继体之义宰祀後
之有君以焉何谓非君或曰其诸将及先定者而授之
乎曰愚是何言也为人後者焉之子也彼既为後者辱
焉之可乎或曰吾向参也鲁向之先是乎曰向之者鲁
对者固亦宜鲁何独参也昔者春秋讥惠公不早分其
嫡庶以底大乱又奚以此论哉或曰三年之间有家宰

公是外生文集
卷之五
有以見之曰家宰者矣設哉設以佑嗣子乎設以待
嗣子乎且家宰亦何常之有伊尹之心則可無別慕
矣安能望人于伊尹哉其亦可知矣予以謂於家親
親先立弟文家尊先立子至人之意必有從乎此不
在乎彼也且成王幼周公以為憂况日以異月以望乎
吾以是現之今之禮其非醇經審矣

題東漢逸民傳後

東漢逸民十有七人得道之中者龐公而已矣富貴不
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既居以求其志行義以
達其道此所謂不遭時者非激世長往者也古之君子

進以禮退以義故進不謂之貪退不謂之偽以其身為
天下法也故賢者至焉不肖者勉焉故曰禮義天下之
公也若夫二三子者以絕世為高不臣為名至其後世
也蓋朝廷之士孔子所謂鳥獸不可與同群欲潔其身
而亂大倫者此之謂歟

碑

萊公祠堂碑并歌

上元年相國萊公以讒死南方有詔歸葬雒陽道出江陵江陵之人德公之相天下又哀其死相率迎柩公安哭以過喪大家賻奠小家斬竹揭錢幣獻之已獻因投諸路旁竹皆更生蔥菁成林邦人林之號曰相公竹云遂私作祠堂以為公歸水旱疾疫于是請命周小響答後二十餘歲南郡太守乃告其更作公廟以遂百姓之思昔者召伯聽訟甘棠勿伐鄒子吹律陰谷生黍金而封植孰與斷而蕃育為之而榮孰與感之而生維萊公

相天下能使一物不失其所死能使枯槁復息以昭其
仁以顯其神黔首載之子孫不忘可詔靈矣乃作哀歌
刺之廟碑

孰作祠堂江陵之人云誰享之萊公之神孰毀萊公軀
廷不志孰諧萊公死而歸公歸于所于汝信處取彼
潛人投畀豹虎赫一萊公為天子忠公今既死誰相天
子西有昆夷北有獯狁公身不存鰥寡久蠢織之竹
昔維枯莖公惠我民速我孝一誰謂公遠我瞻在堂顧
我人斯亦孔之昭誰謂公遠我瞻在竹顧我人斯亦孔
之育勿伐勿摧萊公之依于斯万年不遐有違

行狀

劉磨勸行狀

劉氏之先出楚元王世為彭城人西晉末避胡亂近江
南其後又遷廬陵世次皆不明不可得而知然猶以彭
城為望自廬陵遷新喻者曰迺生起、生達、生璠
上贈大理評事凡世自唐末更五代頗假版仕州郡而
未嘗有顯者許寧生贈礼部尚書諱式字叔度小有志
操好孝向不事生產年十八九辭家居廬山假以讀
治左氏公羊穀梁春秋旁出入他經積五六年不歸其
業以精出是時天下大亂江南雖偏霸然文獻猶存得

唐遺風礼部取士唯其人甚叔度以明經奉第一同时
号与選者由是江南又倚大臣自張洎徐鉉皆称善之
調庐陵尉太祖平江南叔度随中入朝见于殿下輩類
數十人上一一亲阅視察問皆罷遣独叔度拜商水尉
又迁絳州推官又迁鴻臚寺丞監潭州茶場改大理寺
丞歲終奏課倍前人太宗善之立召还对语便殿改贊
善大夫復出知利豐監是时初平并州又絕契丹和柔
誅灵夏叛族边虞費多有司不能給頗以撓民叔度通
輕重以謂此非長久之利因奏曰唐虞至治懋迁化居
所以調有餘不足便民贍国臣前在潭州見積茶成山

或不能泄歲久則皆焚棄今利豐監積鹽復益多有司
無術以御之但坐守視之耳国家掘山海之源而不能
用及边寇小警言充弊補敗輒以劳民至上下空匱甚能
計也臣請通茶鹽之利被之河北關中國才不益賦而
財用足上异其言即以駢召入问計策語合意因由判
三司都磨勘司賜緋銀魚自唐歷五代天下分裂百餘
歲吳蜀交益荆晋越閩大者称帝小者称王其財賦自
入不統天子有司及太祖受禪十餘年間吳蜀交益諸
国稍誅降太宗即位閩越諸吏入朝又定并州則天下
始一統矣四方財賦一歸三司文集相乘會計亦分明

史因為姦主者無由知叔度建議增置主轄等司以參
校出入天子從之更欺誣毫毛必察至今以為便猶秘
少丞淳化中高麗絕契丹自歸天子方事取幽州嘉其
識去就厚答其使因欲結其心浙虜肩臂使叔度往諭
指王以下郊迎叔度美秀明辨進退有規短望見者皆
心伏先是高麗大旱及使者授館注雨尺餘國中大喜
事從使恣謹自陳國小齒下願執子弟札叔度不許許
賂遺正厚叔度亦為之納還封上天子善之高麗通中
國自此始也轉太常博士領旧職前後以職事利害說
于上前及此施行天下為之便者不可勝紀奏對以順

天子能之率常劾居磨切之職十餘年後兼三部勾
院條領益精以朝廷言輕重者皆自以不及叔天下稱
之刘磨切云改工部員外郎賜紫章服天子令閣門使
捧善犀帶以賜其見遇如此真宗即位例轉刑部初李
維清為鹽鐵使其女婿盜用官錢數十万吏畏維清不
取劾叔度嘗其奉事維清坐黜維清由是怨而三司貪
猾吏以欺枉為生疾叔度禁其業亦皆怨常祖何欲塗
陷之太宗察其情每坐朝輒对中稱其材叔毀不為入
太宗崩真宗在深閣吏因言叔度乃時維清為御史
中丞典治款深改其文而吏告皆虛友坐維清忿怒

叔度既辨即出視多如他日維漢乃諷吏劾不俟詔入
朝免官其年卒年四十九叔度尚名檢好賓客其交遊
皆一時名人徐鉉張佖陳省華楊億之徒虽年輩先後
待之各尽其意信与石中立者独拜牀下其見推如此
初太宗好書集秘府古字模其筆迹自倉頡史籀下至
隋唐君臣以古名世者為古今法帖朝廷宿儒鉅賢輒
以賜之亦其人虽宰相終不得而賜叔度獨六十軸當
世以為榮自叔度沒四十年問諸子皆仕于朝每上郊
籍田輒以赦令追寵其家以至令贈礼部尚書

墓誌銘

大中大夫行刑部侍郎致仕上柱國賜紫金魚袋

俞公墓誌銘

公諱猷卿字諫臣其先河間人晉永嘉之亂徙居黠歙
公之父曰某贈工部尚書尚書之父曰某、之父曰某
皆蓄德不仕慶詒其後尚書取閔氏贈太原郡君實生
二子長曰猷可安至某官天奉閣待制其季則公、之
初孝師友其兄強力敏捷而術自任其後遂相繼成進
士名聞天下云林寿州芍陂尉臨百以察善釣人情推
是至于既叔盜賊不取發之又輒得人有告其師浮屠

出遊者公揣其有姦使吏拘之而索其室以浮屠之尸
一縣大驚以為神轉昭州軍事推官陳進亂嶺南象州
危甚吏民莫自堅其太守欲背城奔使公往獲之公至
為說利害復教使堅壁治兵為不可攻太守急聽其言
以免誅賊亦不至官兵之在宣州公却昭民進輸之粟
及事平以田昭民伐山林以治官府曰役病矣不可以
不示信該期之日許之民間乎公令起不久役皆功功
趣事以其素陳進死上功第一賞未行丁尚書憂喪
畢轉大理寺丞為本寺詳斷官選殿中丞去廬州慎县
又換梧州仁禾果丁母夫人憂服除改太常博士去南

雄州潮陽吏民不相能訟擊不決一郡拘之徙公去潮
陽鐫其曲直潮陽又多水害公亲相地勢築防金山百
姓便之轉屯田员外郎大臣荐可為執法歷兩院御史
領左軍巡使奉察稱賊神三司鹽鉄判官上初即位公
疏言民力不足其弊在取之太繁用之太奢可減冗食
及諸無益引先帝為法累數百言天子嘉之罷傳衛兵
及省浮屠老子祠醮公本謀也淮南二浙一歲耗鹽十
三萬尚考經費不足公往視之至則條廢舊弊以新法
從百吏尺償此員又贈五百万石以充為鹽鉄副使改
并封府推官会陝西言兵食不足轉運使和其人朝议

易之上而委其選宰相數奏進擬無合者台公問狀
公不辭讓因入言之天子熾公名曰是前使淮南者可
奏公至部三日日半年之儲終歲餘二年之食虽一切
方畧然其百姓富者少病貧者少擾云涇源塞外武延
川本荒地諸將欲已名諸築堡鑿濠守之公奏以治生
事不可許已向寇果至殺掠吏士塞北鑿濠而去轉兵
部員外郎迁京西台对边召春趙王將帥賜三品服以
兄段當堇求為东南官改福建召还判鹽鉄勾院轉刑
部郎中居二年命直史館知荆南府進諫言召上聽不
倦喜曰卿不當往荆州即日拜三司户部副使歷度支

鹽鉄三部轉右諫議大夫復出荆南滿堂授直集賢堂
士乞杭州告石作堤以捍江濤水不為災召回之班院
及銀臺門下省出為宣州元昊畔西边大擾治書問此
款施公條上千餘事朝廷稱其知時務徙知天府叔
工部侍郎以疾請老天子優之以為刑部侍郎致仕聞
其居杭州即從徙二子官吳中以便奉養慶曆五年四
月十七日終于所居享年七十有六明年某月某日葬
歙州某县之某原從先人居夫人馮州郡君錢氏柔淑
志礼是配是宜子四人長希楚某官次希元進士及第
早天次希及一希仲皆將作監主簿女三人希適秘書

丞江杞其二未嫁公為人高明剛毅論議立規矩似不能容物至典法持獄平易寬恕不肯妄有輕重其在京西錢丞相為許州厚賓客之奉歲費千萬執政素不悅又疑其有私公奏事至京師聞其端問公曰對若他世以公去者累階至大中夫大勲至上柱國爵至拜國伯復邑至九百戶此身交遊同僚多歷兩府事向公獨不遂可謂命矣

俞之先生世基位相繼其大而幸自公兄弟雜：在家
矯：在官歷試以難為貴不憚忠句好謀天子是皆功
濟西方國人不知辭老而休而不踰矩其風孔高以彈
進取仲尼有言積善餘慶公寔有子嗣武其盛

祭文

弔岳二生文并序

今年有治州郡皆立祭乃命處士有不受祭者勿奉之
其受祭者吏為設員程日夜不休有疾痛慶吊輒考其
日為後按視當償之滿日如律令乃可與岳有兩生自
下邑辭其亲而來為情惜士弟子既久告歸當渡洞庭
時方大風子可渡兩生畏失期而吏黜之遂渡溺死子
怨其意而弔之其文曰

蓋君子道而不徑舟而不游此以為孝也彼洞庭之天
險兮何二子之乘舟路幽昧以不顧焉委死生其若浮

自古皆有死矣，獨失身于江流，竟以所恨，今而曾不歸。其由魂放蕩而無歸兮，骨沉潛而不收。父母悲于堂上，号妻子號乎中州。諒行險之來患兮，信徵幸之為尤。且使子而年壽矣，又安得此之憂。是以君子溺名，小人死利。夸者沒，樛貧夫踣，勢豈獨二子兮。吾又以然于之，世競進之為悅兮，靜退之為累。于祿之為故矣，守節之為迂。一世之皆然兮，固若以人表。軀昔重華之百叟兮，躬秉耒乎歷山之下。受帝禪之不喜兮，克孰依于進取。乘沅湘以南征兮，吾老華之絕汝生汎。而無名兮，死悼。而終古。故君子審乎自為安乎，豈真道也。為爵仁。

義為榮，不以貴。故孝問不以賤。故自輕。悠々兮，江波奈何乎。二生。

祭梅圣俞文

謹以清酌庶羞，敬祭于圣俞二十五兄之灵。曰：乃者隣几病革，君往問之。退而过我，相对嗟咨。我相君名，异于他時。自為君診，勸君從醫。君虽我信，其中犹疑。冰日大饗，四方來賀。奉觴上寿，戎客左望。百群群於趨，敢或私卧。賜食上前，謹慎已過。疾果大作，仆不能起。俗醫控持，以表為裡。中涓外乾，翕々如毀。勢一大跌，仆中止俯仰。晨夕遂有生，死痛駭驚。呼曷云能已，孰謂旬日殺二賢。

士嗚呼哀哉物固有生固有其命豈曰吾子獨天其性
君之文孝信于友朋君之孝友鄉黨是稱仕不過行壽
不百齡一至于此何其小乎喪還叔御又從此訣哭送
道周情豈能絕

告伯父殯文

古者庶人之喪隣里執事其在士 千里赴义及其送
葬塗潦無避焉有至亲而或不至其独不幸受命典城
戎馬是司匍匐不能不哭于堂不袒于庭寔不復土虞
不奉牲回望万里怨號失声門外之治王命實行盖古
志云不即人情于奠陳詞以昭哀誠

畢

刘季士敬墓誌銘

公諱敬字仲原父姓刘氏世為高州臨江人自其皇祖
以尚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為名家其後多閔人至公而
益顯公奉慶曆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蔡
州丁外艰服除召試季士院迂太子中允直集英院判
登聞鼓吏部南曹尚考考功于是夏英公既薨天子賜
謚曰文正公曰此吾戚也即上疏言謚者有司之司也
且諫行不在法々百司各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
凡之上天子嘉其守為更其謚曰文莊公曰姑必可以
正矣叔判三月開柩司又叔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至

和元年九月召試迂右正言立制培官者右全彬以勞
遷宮苑使領觀察使高亨不滿而愠有言居三日正除
觀察使公封還詞頭不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
契丹公素老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
里至柳河公向曰自松亭趨柳河正直而近亦數日不
至中京曰小遲彼而道其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款以固
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向也亦與
驚顧羞愧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
如馬食而虎豹虜人不知識以向公曰此所謂駁也為言
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服嘆三年使還以親嫌求知

知揚州歲餘迂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
使居數月召還糾察在京刑獄修玉牒立嘉祐四年貢
奉稱為乃人是歲天子卜以孟冬禘既迂告丞相用叔
事率文武加上天子尊號公上尚書言尊号非古也陛
下自宣元之郊止群臣毋得以諂迨今二十年無此加
天下皆志其盛德奈何一旦受虛名而損實美上曰我
意亦得當為此遂不允群臣諫而礼官前禘諫附郭皇
后于庙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别庙者皆毋食合事下议
议者公之议曰春秋又不薨于寢不称夫人而郭氏以
庶薨按景祐之诏許復其號而不許其溢与附后宜如

公事先生遺事詩錄
詔書又曰礼于拾未毀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
且祖宗以來用之傳曰祭從先祖且如故于是皆從公
言公既驟屬廷臣之說者已多不月既而又論呂濬
过輕而責重与台諫异由是言者亟攻之公在不容
于时矣会永興闕守因自請行即拜翰林侍讀学士充
永興軍路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右族豪
猾難治猛習叔都时態公方議大姓范偉事獄未具而
公召由獄屢變連年吏不能決至其事制取以付御史
台乃決而如公所議也公為三州皆有善政在揚州奪
發運使冒占富塘田數百頃予民之至今以為德其治

鄆永興皆承歎所至必雨雪蝗輒飛去歲用豐稔流亡
未歸令民盜賊禁止至路不拾遺公于冬溥自六經百
氏古今传记下至天文地理卜筮數術浮屠老莊之說
无所不五其為文章尤敏贖常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
子公主九人公方將下直為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
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体公之制誥十年當以次迂翰
林孝士者數矣久而不遷及居永興歲餘遂以疾聞八
年八月召还判三班院太常寺公在朝廷遇百多所建
明如古渭州可棄孟陽河不可開樞密使狄青宜罷以
保全之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親切人主直

言達耳至于從容見拜尊聽以吳吾人物其子不聞于
外廷者其補益尤多以臣不合于世而特被人主之志
方嘉祐中嫉者中而攻之急其虽危而為害者仁宗
深察其忠也及待英宗講讀不專章句解詁而指其拙
終因以諷諫為見能納叔允奇其材已而滿復之驚眩
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曰如劉某者豈易得也復賜以
告上每宴見諸孝士時：問公少間召賜以新橙五十
勞其良苦疾少間復求外補上帳然許之出衛州未行
徙汝州治平三年召還以疾不能朝改集賢院孝士判
南京由守司御史基熙寧元年四月某日卒于官舍享

年五十嗚呼以先帝之老公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
豈一翰林孝士而止哉公以論百進于時又有構為謗
語以怒時者乃婦自雍至相韓公方欲還公孝士未
及而公病遂止于此豈非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事中
階朝散大夫勳上駑車都尉開國彭城縣公邑戶二千
一百實食者三百曾祖某諱贈大理評事祖璋某尚方
工部員外郎贈戶部尚方考諱某尚方主客郎中贈戶
部尚方公再娶論氏皆侍御史程之女前夫人先公早
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去安國鄭
杜掌座早卒次奉世大理寺丞次當時大理寺評事韓

宗正二尚幼公既卒天子推恩錄其兩孫望旦一族
子安世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為人磊落明白推誠自信
不為防慮至其屢見侵害皆置而不較亦不介于胸中
家子問有無喜矧宗族既卒家子餘財與其弟故友愛
尤篤有文集若干卷其為春秋之說曰傳曰權衡曰說
例曰文叔曰意林合為四十一卷又曰七經小傳五卷
弟子記五卷而七經小傳之盛行于孝者二年某月日
其弟故與其子奉世等望公于某所以未誌銘乃為之
銘曰

嗚呼維仲原父子強而情識敏而明其無疑貳一以誠

見利如畏義必爭能机復檢危不傾畜大不施奪其齡
惟其文章耀日星雖欲有毀志莫能維古全矣皆後亨
有如不信考斯銘

宋史列傳

劉敞

劉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奉慶曆進士廷試第一編排
官五竟臣其內兄也以親嫌自列乃以為第二通判蔡
州直集賢院判尚書考功復請薨賜溢文正敬言溢者
有司之事請行不在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
臣官疏三上改溢文莊方議定大系使中貴人參其間

敬諫曰王百莫重于赤々倘幸滿朝辨論有餘而使若
趙談者參之臣悵為表盡笑也叔度制支判官徙司
使秦州与羌人爭古謂地仁宗問敵弃守孰便曰若新
城可以蔽秦州去無羌人之虞傾國守焉可也或地形
險利賊乘之以擾我边鄙傾國爭焉可也今何所重輕
而殫財困民損士卒之命以規小利使曲在中國非利
也故者不同秦州自是多百矣温成后返册曰倭人獻
奴亦立忌敵曰岂可以私昵之故變古越礼乎乃止吳
充以典礼召罪馮京赦之亦罷近賊敵因对極論之帝
曰充能官京亦無它中亦恐其太直亦相容耳敵曰陛

下寬仁好諫而中書乃排逐言者是蔽君之明止君之
善也臣恐感動陰陽有日食地震風霾之异已而果然
因劝帝收攬威权無使聰以蔽塞以消災咎帝沿納之
遺一囊錢人莫敢取以告里長為守視客还取以之又
有募遺物市中者旦往訪之或在先是久旱地多蝗敵
至而兩蝗出境台糾察在京刑獄管卒桑達等碎問指
作乘輿皇城使捕送開封弃達市敵移时府問曰以不
經審訊府報曰近例凡圣旨及中书樞密此鞠獄皆不
虞向敵奏請一準近格樞密院不肯行敵力爭之治以
其章下府著為令嘉祐格享群臣上尊号宰執請撰表

敬說止不得乃上疏曰陛下不受徽号且二十年之復
加数字不足書圣德而前美並弃誠可惜也之嘗未頗
有災异正當宜畏多命深自抑損豈可于此時乃以虛
名為累帝覽奏顧侍臣曰我竟本欲尚尔遂不受蜀人
龍昌期著書傳經以詭僻惑中文彦惜王制之失必誅
未使即失正郊之刑已幸矣又何嘗賞与乞追还诏方
母使有識之士窺朝廷深淺昌期聞之候不敢受賜故
以識論与中忤求知永興軍孫翰林侍讀考士大姓范
偉為姦利冒同姓户籍五十年持府县短考数犯法故
穷治其子偉伏罪長安中灌喜未及受刑赦召还判三

班院偉即变更前獄至于四五卒之付御史决赦侍英宗
講讀每指时批经固以讽谏时两官方有小人間言諫
者或訐而正直敢进讀史记至堯授以同修起居注未
一月擢知制誥宰相陈执中惡其存已沮止之帝不聽
宦者石全彬領觀察使意不愜有愠言居三日為真赦
封还除書不草制奉使契丹素習知山川道徑契丹導
之行自古北口至柳河回屈殆千里款夸示險遠敵质
译人曰自松亭迤柳河甚怪且易尔数日可抵中京何
為故道此译扞頽駭愧曰实然但迤尔以未置驛必是
尔取变也順州山中有异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

識向敬、曰此所謂駁也。為說其音聲形狀且誦山海
經管子子暁之契丹益嘆服使還求知揚州狀起

為樞密使外出入小民輒聚觀至相與推頌其拳勇至
墾馬足不得行帝不豫人心動搖益不自安敬辭赴
郡為帝言陛下幸愛幸不為去之以全其終帝領之使
出諭中書事乃去位揚之雷塘沒雷陂也。田為民田其
後官取陂水而不償以它田主皆失業然塘亦破決不
可漕州復用為田敬掘塘田券悉用還民農運使爭之
敬奉以予民天長具鞠王甲殺人既具獄敬見而察其
冤甲畏吏不敢自直敬以委戶曹杜誘、不能言可平

及而傅致益字將論曰敬曰冤也。親按問之甲知能為
已直乃敢告蓋殺人者陳氏富人也。杜誘以為神明徙
鄂州耶比曷守政不治市邑攘效公行敬決獄訟以賞
蜀境內肅然容行壽張道中



